

《廊桥遗梦》续集

梦断札幌

[美] 罗伯特·詹姆斯·沃伦 著



摄影艺术出版社

(闽)新登字 010 号

梦断札幌

[美]沃伦(Warren, R. J.)著 林木译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 政

装帧设计:阿 华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兴孙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80 千字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50000 册

ISBN 7-80562-346-5/I·6

定价:8.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梦断札幌

[美] 罗伯特·詹姆斯·沃伦 著

林木 译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12731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这是你的时辰，哦，灵魂，
你向无言之域自由飞行。
我能说出更不可抗拒的，
对于你的思念，
如脱离了身体，或另一个生命，
我漂浮在你爱的疆域里。

——惠特曼

The Beginning

31 子

亲爱的詹姆斯先生：

您好！

对不起，打扰您了，可写封信也不算太打扰您吧。许久没有通信了，还真想您。

这次来美国是来看望外祖父夏目兼人。您知道他老人家的身体一直不大好，我也很长时间没来旧金山看他了。不过这次还好，没什么大问题，我也就不想再耽搁，家里那边毕竟很忙。本来也不想去看望您，因为您也很忙，（我忙着做生意，您忙着写作。）所以想以后来美国时再去看您，多年不见了。但有件事就是再忙也要告诉您，我想您就是再忙也会丢下手边的活和我聊天的。老天总是捉弄人，我想给您打电话，让您尽快来，可怎么也找不着您的电话号码，只好给您写信，好在信也不会耽误太久。说了一大堆还没提到正事，您可千万别急，急也没用。虽然商业社会都讲究效率：最短时间内完成工作。可我们日本人本性不是这样。慢

慢吞吞，懒懒散散的本性还是挥之不去。再说已经耽误了，索性再耽误一点也没什么，还能再吊吊您的胃口。

别生气，我下面就进入正题。事情是这样的，怎么说呢？我一进入正题又不知如何说起，当然不是成心捉弄您。但造化是弄人的。读完《廊桥遗梦》已经七日，这七天我一直无法安静，它比外祖父糟糕的身体还影响我的情绪，左右我的生活。之所以这样，并不仅仅因为《廊桥遗梦》中的主人公罗伯特·金凯和弗朗西丝卡的爱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还因为我亲身感受到另一个女人和罗伯特·金凯之间的另一段故事，也可以说是爱情故事，但那是和弗朗西丝卡完全不同的感情世界。因此，我说造化弄人，而人往往只有束手待擒。

我在信里无法给您详说，只能告诉您我还知道金凯的另一段奇异的生活。我之所以知道，那是因为女主人公是我的表妹根岸幸枝。原先我并没有太在意，也不想示人。但看了《廊桥遗梦》后，我觉得迈可·约翰逊兄妹做得很好。我也就没有必要让他们之间的故事永存海岛，还是让过往的渔民唱起那动人的渔歌吧。

暂时就讲到这里，其它的只好等您接到信后到日本来时我们再更深入地聊。

为了那美丽的故事更早地与您的读者见面，希望

您不要耽搁，尽快来日本。我想您也会马上来我家作客，好久没有在一起深入地谈话了。

好了，祝您愉快，我的朋友！

渡边吉男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日

旧金山

又即：

因不知您多久才能接到这封信，我们还是在一个月以后见面吧，我在札幌的家中恭候您的到来，来时请打电话给我，我去机场接您。我家中的电话：05132—6—2435。如果您很快收到我的信，也请打电话或写信给我，我们再另约时间。向安妮问好，我就不另写信给她了，一同来日本。

渡边补

这是我的朋友渡边吉男先生写给我的一封极具诱惑力的信。没想到《廊桥遗梦》会有这么不同寻常的影响。看来罗伯特·金凯和弗朗西丝卡之间的那种纯洁的爱情是人们向往已久的。我不是说他们之间的结果，而是他们的爱情的本身，也许很多人都有相似的经历，只不过他（她）们没有机会向别人表达和倾述。因此，他（她）们就成了热心的、忠诚的倾听者、阅读者。他（她）们就沉溺在金凯和弗朗西丝卡的爱情里与

自己的回忆中。

这就使我想到了，这个世界也并非真的像人们说的那么可怕，并不是千金之诺随意打破，爱情只是逢场作戏的物质世界。在人们的内心世界还保留着一份纯洁无瑕的感情，一座温馨的小屋，当人们在外部世界受到侵扰和伤害时就躲进这个小屋暖一暖自己，让那受伤的心灵暂时平静下来并给予少许的慰藉。这不是说人们在逃避生活，生活是无法逃避的，你又能躲到什么地方，而是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脆弱的，长久地坚持和挺立会使他们受到更大的伤害，也无法使自己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因此，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个避风的港湾把伤口养好，储存力量，开始新的搏击。这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力量之一，人们在尽力保留着这份来自已久的人类童年的情感，不被物化。精神的力量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在黑暗中永照人们的心灵，并陪伴人们度过每一个痛苦难挨的日子。

罗伯特·金凯这个谜一样的人物，这个被弗朗西斯卡形容为生活在“一个奇异的、鬼魂出没的、远在达尔文进化论中物种起源之前的世界里”的人物是如此地让我着迷。他的每一段生活细节都让我兴趣非常。也许我有点过火，但我觉得毫不过火，我值得为这样一个物神魂颠倒。因此，我非常感激我的朋友渡边吉男给我写了一封如此令我激动的信，我太激动了，以至我一下子找不着恰当的词语来表达我对渡边君

的感激之情。在语言面前我太无力了，只好把渡边先生的信一字不改地放在这篇小说的开头，来表达我对多年不见的，又带来如此好消息的朋友的感激之情和真诚的谢意。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与我一同感谢我的朋友渡边吉男先生吧！

当我读完这封信，简直激动得无以言表，只能不停地说着：“太棒了！太棒了！”而声音却又低得连我身边的妻子都听不清我在嘀咕什么。她一脸莫名其妙的神情又令我忍俊不禁。于是我把渡边君的信递给正在赶稿的妻子（我妻子安妮是新闻记者，她正在赶发明天她们报纸的头条）。让她与我一同分享这份喜悦。

安妮看完信后，就要马上和我一同去札幌。渡边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她想看看金凯又一个故事中的场景。于是连忙赶完她的稿子，传真给报社并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于是我们就开始准备去札幌的行李。

我一边准备行李一边给机场订票处挂电话，订购两张明天下午去日本的机票，一边又给渡边去电话。不在。“今天休息，怎么会不在？去哪了？”我心里暗自嘟囔着。半小时后我又打了一次，又不在。我立刻紧张起来，不在怎么办？我不停地拍着脑门。

“罗伯特！不用太着急，这段时间渡边不会外出的，信中不是说好我们一个月后在札幌见面吗？他总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家中等我们的电话吧。”

“是的，安妮，我太兴奋了！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我

嘴上虽这么说，可心里依然放不下。晚上安妮去取机票，我又在家给札幌挂了三次电话，前两次都是盲音，有人在家。心里一下踏实了许多。第三次从日本传来一个中年男子低沉的声音，比我十几年前听到的声音更沉稳了，也更动听了。我稍懂一点日语，但我还是用英文说：“渡边，我是詹姆斯。”“詹姆斯！您去哪了，这么久了才给我来电话，真要等一个月吗？”“哦，对不起！渡边，我刚回来，陪安妮外出采访刚回来，她也赶完稿子了，我们明天下午的飞机……”

第三天，我和安妮在东京机场见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渡边吉男。比起十几年前渡边要胖多了，但很精神，我从他身上看见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日本男人的形象。

一见面我们就开始聊上了。等到了他的札幌家中，我已经了解了个大概，就等着渡边再给我提供细节和场景。随着谈话的深入，我对金凯的看法也在不断地深入，我想我真的看见了一个人的灵魂。在他和弗朗西丝卡的交往中我还不确定，但通过渡边提供的情况，渡边君的表姐根岸幸枝的日记和那些从未寄出的信件，我逐渐看见了罗伯特·金凯这个物种进化之前的幽灵的魂灵。

在《廊桥遗梦》里第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解决了一半。罗伯特·金凯把他在日本拍的所有照片都留给了根岸幸枝。翻看那些照片，一种幽暗的、神秘

的、令人生畏的寂静出现我们面前的空间里，并把它们带进它们的世界。

第二个问题我们依然无法解决，这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七年的冬天。罗伯特·金凯在这里与根岸幸枝生活了八天。七天，上帝创造了世界；八天，罗伯特·金凯创造了一个灵魂。

晚上，渡边君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为我们接风。我一边品尝着地道可口的日本饭菜，一边细心地听着渡边讲着他的表妹根岸幸枝和金凯的那些动人心魄的故事。渡边的妻子小林美代子进进出出地忙碌着，她不时地坐下来听丈夫讲那些她从不知晓，但又发生在她亲人身上的故事，当她知道大概的情况后，忍不住跑出客厅站在幽暗的屋檐下痛哭不已。渡边讲到感人处也是唏嘘不止，只好停下来，许久他才能重新开始。而安妮则在那里犹豫不决，她又想坐下来听，又受不了。她泪水如注地望着我不知所措。我握着她的手说：“坐下来，我们一起承受这个故事吧。”

以后的一些日子，渡边领着我们在东京和札幌之间做了很多调查，金凯大都只在这两个地方活动。我们对他留下的一切作尽可能多的了解，我们访问了当时几家杂志社的编辑，他们告诉我，金凯只和他们有两次往来，但却拒绝了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和照片。他一开始是答应的，后来拒绝了。其中一个叫大竹宏一的编辑还给我看金凯写给他的一封信，在信里金

凯向他道歉，向他说明他之所以毁约是不得已的，请他原谅。

我们还与“昭和七年”的旅店老板谈了很长时间，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金凯第一次去“昭和七年”的情景。

我们的足迹几乎印上了金凯的足迹，我向认识和看见他的人打听他的所有情况。因为他很奇特，所以时隔二十多年人们还记得这个瘦高个，挎着很多相机，留着银灰色长发的美国牛仔。在日本虽然有不少美国人，但像他这副打扮的老头是极少的，因此，人们很容易就记住了他，并怀有好感。金凯也给他们留下了好印象。他给他们照了很多照片。他们把那些照片给我看。有的，他们赞不绝口；有的，他们则显得神情沮丧。他们在金凯的身上看见了他们从未看见的，它像一道光从宇宙天际直插他们的内心。

他们跟我谈金凯，谈这个行动如风的美国老头，他们领着我看金凯为他们拍照的地方，告诉我金凯是如何为他们拍下那些他们珍藏至今的照片。

渡边君还陪同我们多次进入他表姐根岸幸枝曾经经营的渔歌古旧书店，这个平安王朝留下来的古建筑的确令人神往。

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金凯在日本的一切，我们又逗留了一个星期，在这七天里，我们没有白呆，我又发现了许多的情况。

一个离开弗朗西丝卡两年之后的罗伯特·金凯，以往故事中不曾出现的金凯开始在我的眼前呈现，他比两年前老了，我看见了时间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

我一遍一遍翻开根岸幸枝留下的日记、信和她在孤独中写下的诗文，还有她的像册。

我被这个日本姑娘和金凯之间的故事深深地打动着，我发现了我以往认为没有，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那就像拉斐尔^①的教堂壁画一样，把人引向圣爱，引向天国。使每一个人的内心变得像泉水一样清新，使冬日的阳光暖人心扉。

① 拉斐尔(Santi Raphael, 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

Endless Love

爱的疆域

“这是你的时辰，哦，灵魂，
你向无言之域自由飞行。
我能说出更不可抗拒的，
对于你的思念，
如脱离了身体，或另一个生命，
我漂浮在你爱的疆域里。”
哦，罗伯特，罗伯特。……

“我是你流浪生命的分享者。”

罗伯特·金凯仿佛在雨水中听见弗朗西丝卡在向他轻声诵读着惠特曼^①的永恒的爱的诗。这个温柔的声音就在他的耳畔，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耳朵，微微有点痛。而金凯的内心则是什么呢？

“‘永不再来’，高原沙漠之王曾经这样喊道：‘永

① 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 美国诗人。

不再来，永不再来’。可是弗朗西丝卡，我不希望这样，我一点也不希望这样。我多么想掉转车头，把哈里再次开进你的庭院，与你长相厮守，可这一切又是不可可能的，什么是可能的，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共同拥有那个我们一起创造的生命，另一个我们，那是我们自己，可我就这样走了，远远地离开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事是万不得已的，我几乎不能自制，可我依然被理性战胜了，我知道我应该远远地离你而去，不再打扰你的生活。就像惠特曼说的那样，‘我漂浮在你爱的疆域里’。是的，你是我流浪生命的分享者，你分享着我的每一部分，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人，我们共同创造了另一个生命，我们就消失了。那个生命在我们之间的领域自由飞行。……”雨水使罗伯特·金凯的泪水变得更加倾入，眼前不是一片模糊，反而越发清晰，清晰得使他能看见弗朗西丝卡就在他的背后看着他。可他依然打着方向盘，没有停下来。他知道自己停不下来。

“我已经上路了，我已经上路了。……”

罗伯特·金凯喃喃自语，不停地说着甚至连他自己都听不清的话。

金凯让哈里在德士古加油站喝饱了，又开上第一百六十九号国家公路，然后继续北行。刮水器来回地刮着，把雨水分到两边。从刮水器机械的动作中，金凯感觉到一辆熟悉的车正跟着自己，一种莫名的紧张夹

杂着惆怅和幸福。他没有回头，他甚至知道后面是什么，但他却用手挪动了一下小杂物箱。其实小杂物箱并不需要挪动它，金凯只是想碰一碰这个杂物箱，他在回味这几天来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每一个细节。当他用手挪动那个小杂物箱时，他就想起他的前肘曾无意中擦过弗朗西丝卡的大腿，他依然能感觉到弗朗西丝卡通过大腿传过来的体温还存留在他的前肘上。他递给她他的印有“罗伯特·金凯，摄影家·作家”的名片。他还说，《地理杂志》派他来拍摄关于麦迪逊县七座廊桥的照片。他已经找到了六座，但还有一座他找不到了。

“它叫罗斯曼桥。”他再次听见弗朗西丝卡的声音越过风声。车轮和引擎的噪音，这时又加入了雨声和刮水器的声音，在他的身边弥漫开来，但弗朗西丝卡的声音仍然清晰可闻。“到了，就在弯过去的地方。”于是，他就看见了那座红色斑驳，饱经风霜，略有些倾斜的古老的廊桥横跨在一条小溪之上。

他哭了。他递给她一支骆驼牌香烟，把打着的吉波牌打火机伸到她的面前。他手背上那些细小的汗毛立刻布满了他俩一触之间散发出来的温度。

罗伯特·金凯在细细体味着，这消失了的，如今又回来的温度。

“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我就要。”

“理查德是你的丈夫吗？”

“我是一个合同摄影师——有时我写诗，纯粹写给自己的，——我喜欢拍印第安人聚居区——你怎么样？”

“我可跟你不一样，我嫁给了一个退伍军人，我丈夫不喜欢我出去工作，我就辞了职。”

“我能再要一支烟吗？”

“这里的人有许多优点，我敬重他们的品质。”

“但是，——这不是我少女时梦想的地方。”

金凯一边看着刮水器和雨水之间的距离，一边想着他和弗朗西丝卡第一天见面时说的话，他们喝过的白兰地葡萄酒和他们吃下的防风菜根，这一切都经过他的胃融进他的身体，和他是如此的亲近，温暖着他雨水中的身体。

金凯抽出一支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许久才将烟雾吐出，缓慢而细长。接着又深吸了一口，比刚才停留的时间还长，等他将烟喷出时，已经没什么了，几乎完全进入他的肺叶里，他又如法炮制了一次。渐渐地感到他的肺醒了过来。外面的雨水让金凯觉得清新，使刚才的回忆更贴近他的身体，他开始感觉到弗朗西丝卡的乳房轻轻地擦了一下他的肋骨，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们又开始温存。

金凯想，如果他们在方向盘上温存，将是什么样的效果。一定很有趣。方向盘，这是金凯喜欢的词和物件，在这上面温存是多么完整。每一个部位都能得到